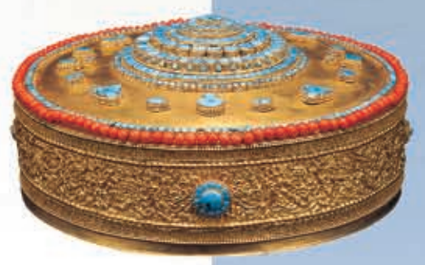
殊勝因緣—來自達賴與班禪的獻禮

馮明珠

清朝從入關以前至宣統退位，三百多年間與西藏的關係大致是親密與和諧的。清廷爲了統治西藏，安定蒙古，特別提高了藏傳佛教格魯派勢力，策封了格魯派前、後藏兩大宗教領袖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乾隆五十八年，廓爾喀之役後，設置駐藏大臣，清廷與西藏的關係更爲密切，清帝經常派中央官員入藏熬茶布施，賞賜禮品；西藏的大德高僧如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章嘉與濟龍呼圖克圖等活佛，也依禮輪班按時入朝，爲皇帝獻上藏傳佛教最珍貴的文物，並依節令及特殊事件呈遞「丹書克」（禮物）。總之，有清一代，通過佈施、供養、朝貢、獻禮與饋贈等密切交流，藏地製作精巧且極盡莊嚴華麗的文物，源源不斷進入清宮，而清宮製作的西藏文物，也充斥在藏域各大寺廟中。此一現象充分顯現在「聖地西藏—最接近天空的寶藏」的展件中。本文介紹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來自達賴喇嘛與班禪額德尼的西藏文物，並以實例談西藏文物對清宮製作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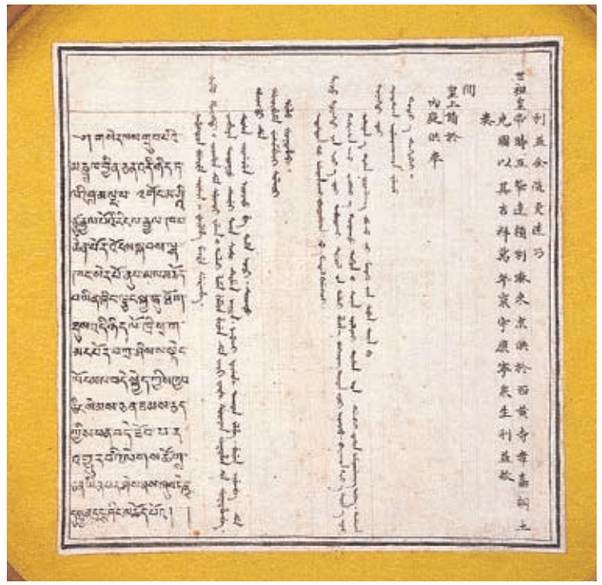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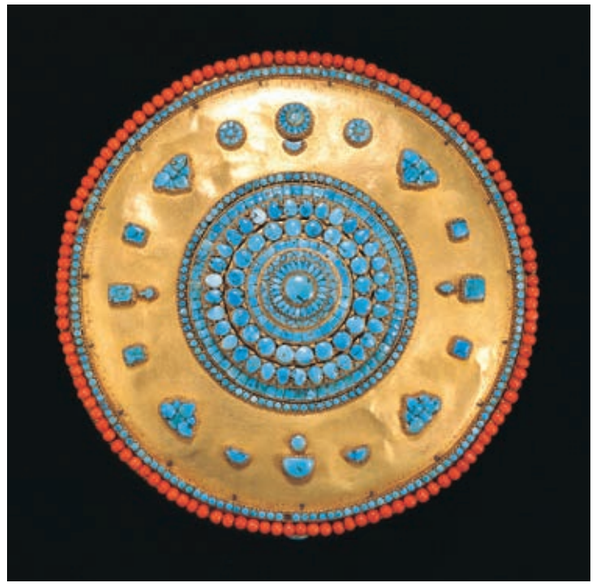
殊勝因緣

藏傳佛教格魯派最高宗教領袖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一六一七—一六八二）、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羅桑貝丹益西（一七三八—一七八〇）與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一八七六—一九三三），分別於順治九年（一六五二）、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及光緒三十四（一九〇八）進京謁見清世宗順治皇帝、清高宗乾隆皇帝及清德宗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達賴與班禪進京究竟進獻了多少禮物，三位皇帝又回賜了多少贈禮，有待查考。然而依據文物上的簽注與可靠典藏記錄，「聖地西藏—最接近天空的寶藏」展件中，有六件北京民族文化宮的典藏：〈銀茶壺〉（圖一）、〈嘎巴拉碗〉（圖二）、〈鐵鉢〉（圖三）、〈銀曼達〉（圖四）、〈銀法輪〉（圖五）及〈銀寶瓶〉（圖六）分別來自達賴五世、班禪六世、班禪九世—額爾德尼曲吉尼瑪（一八八三—一九三七）與達賴十三世。本文特拾出院藏著錄明確來

圖一　銀茶壺　西藏　17世紀　高30公分、重1525公克　北京民族文化宮藏
這件局部鎏金銀壺，器形方正典雅，鎏金部分以高超的鍾錤技巧浮雕出綿密細膩的紋飾，應是西藏高僧平常生活用器。據載這原是五世達賴進獻清宮的文物。

圖二　嘎巴拉碗　西藏　18世紀　高21、長21、寬20公分　北京民族文化宮藏
嘎巴拉碗是藏密高僧或修行者修無上瑜伽密所用法器。這件裝盛考究的嘎巴拉碗，乃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為祝賀乾隆皇帝七十萬壽進獻之物。碗內周邊刻有梵文「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碗托底座用漢、滿、蒙、藏四體文字刻「乾隆四十五年，班禪額爾德尼進」。





圖七　金嵌松石珊瑚壇城　西藏作品　17世紀　徑32公分　原存養心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銀曼達　西藏　19世紀末　高4.3、直徑23.5公分　北京民族文化宮藏
依據銀曼達上所繫黃簽，這是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於光緒二十一年為慈禧太后賀壽所呈遞之賀禮。

圖六　銀寶瓶　西藏　十七世紀　高36、腹徑15.9公分　北京民族文化宮藏
這件局部鎏金銀寶瓶，為法事活動盛水用器。頸上有華蓋，蓋上有孔，並繫有簽條，載明此物為前藏達賴喇嘛呈進之丹書克。

圖三　鐵鉢　西藏　十八世紀　高16公分　北京民族文化宮藏
盒蓋白綾以漢、滿、蒙、藏四體文字記載：「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班禪額爾德呢在寧壽宮念經，呈進利益鐵鉢一件。」

圖五　銀法輪　西藏　19世紀末　高41.5、輪徑25公分　北京民族文化宮藏
這件局部鎏金鑲嵌寶石的銀法輪，是十三世達賴喇嘛謁見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時所進。

自達賴與班禪進獻入宮的文物，介紹給觀眾，並與來台展出的六件相互輝映。

五世達賴喇嘛呈進的西藏文物

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在清世宗多次邀請下，終於在順治九年三月起程來京，本院著錄明確來自五世達賴的獻禮有三件：

金嵌松石珊瑚壇城（圖七）

壇城又稱曼荼羅、曼札、曼達、滿達等，是梵語mandala的音譯，是藏傳佛教理想世界的表徵，常見的有金屬立體壇城、唐卡彩繪壇城、壁畫壇城及彩粉沙製壇城等，為藏傳佛教金剛乘道四大主要修持之一。四大修持分別為叩拜、金剛咒、壇城供與瑜伽上師祈禱文，因此供奉壇城是藏傳佛教修行者必備法器。這件〈金嵌松石珊瑚壇城〉屬金屬立體壇城，在金屬工藝與珊瑚、松石等用材上，均為上乘作品；其構造更表達了深邃的佛學宇宙觀，寓意十分豐富。

壇城頂面直徑三十二公分，中心最高點鑲嵌有一塊圓形綠松石，象徵

著宇宙中心須彌山。這座偉大的「世界之山」，從宇宙中心隆起，七道金色山脈圍繞著須彌山向外延伸，高度依次遞減，山脈之間被淡水湖泊分開；壇城頂面以七道切割整齊、色澤勻稱及大小形狀不一的綠松石，圍繞著中心點須彌山層層向下，象徵著七道山脈；七道松石之間以鍍金周壁鑲嵌隔開，象徵著淡水湖泊；山湖外側有浩瀚的鹹水海域，海域四周分佈有大小不一的綠松石，象徵著四大洲，最外圍再以色澤圓潤的紅珊瑚珠串盤繞，華麗無比。壇城周壁以極高的錘鏨技巧製作出極爲細膩的浮雕捲枝番蓮紋及各式佛教吉祥紋飾。〈金嵌松石珊瑚壇城〉被裝置於同樣形式的圓形皮盒內，盒蓋內貼有白綾，以漢、滿、蒙、藏四體文字書寫：

> 利益金造曼達，乃世祖皇帝時五輦達賴喇嘛來京供於西黃寺，章嘉胡土克圖以其吉祥萬年，寰宇康寧，眾生利益，故奏聞皇上，請於內庭供奉。

明確載示了此物爲五世達賴喇嘛所獻，初供奉於北京西黃寺，乾隆年間因章嘉呼圖克圖建言，而移藏於養心殿。

金剛杵、鈴（圖八）

金剛杵與法鈴是藏傳佛教密宗重要法器，作法時同時使用，分別代表陰陽。金剛杵梵文vajra，藏文rDorje，原意有最剛強之意，是印度吠陀時期大天神因陀羅的重要武器，能驅動閃電雷鳴。進入藏密世界中，金剛杵成爲金剛乘堅不可摧的典型象徵。造型複雜而多樣，有單股、三股、五股、九股之分；股叉間開合，則隨使用主尊法相與怒相不同而有所變化。法相後的五毒（癡、貪、嗔、妒、慢）和淨化的五蘊（物質、感覺、表徵、意念、認識或色、受、想、行、識）；五支下股叉代表五位佛母，五佛的女性伴侶，象徵地、水、火、風、空五大純淨要素。總體來說五股金剛杵的上下十支股叉代表著十大方位、十度（十種德行）與菩提修行的十地（菩提修行五十二階段中第四十一至五十段稱十地，負荷著眾生痛苦）。上下五股叉插在由中心生出的兩座盛開的八瓣蓮花中，象徵空性生成；上下各八片蓮瓣，分別代表八大男性菩薩以中軸股叉，與位於四方由摩羯嘴中伸出的四根彎曲股叉結構而成，蘊涵的意義極爲豐富。例如向「四方」伸出的股叉，既代表東南西北，也代表金木水火；「四摩羯」象徵著四無量（慈、悲、喜、捨）、四解脫（生、老、病、死）、四魔（四種使人煩惱的魔：煩惱魔、陰魔、死魔、天魔）、四業（四種不同因果報應：息業、增業、懷業、誅業）、四喜（喜、勝喜、殊喜、俱生喜）；五支上股叉代表五佛智，五佛智源於感化尊法相與怒相不同而有所變化。法相尊右手持股叉合攏的金剛杵，象徵開方便和善之門渡化眾生；憤怒尊右手持股叉分開形如噴焰閃電的金剛杵，象徵以霹靂神力摧毀一切愚癡和虛妄。法鈴又稱金剛鈴，能發出「般若波羅蜜多」空性之音，感化世人。「般若」是智慧，「波羅蜜多」爲完滿，修持者也可通過金剛杵消除障礙，聆聽智慧之音以達大圓滿境界。

五世達賴喇嘛帶到清宮的這對金剛杵與金剛鈴，原藏養心殿，屬金剛乘佛教最常使用的五股金剛杵。它

圖八　金剛鈴、杵　西藏作品　15世紀　杵長14.1、寬4.6公分；鈴高18.2、徑10.1公分　原存養心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地藏、彌勒、虛空藏、普賢、觀音、文殊、金剛手與除蘊蓋障）與八位女性天女（華蔓、供花、花蔓、供香、妙音、燈明、舞蹈、塗香），同時也代表大乘佛教的十六空。五股叉與金剛鈴開口處合體，代表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等陽性五度與陰性第六度「智慧」結合，是修行的最高境界。（詳徵引書目1，頁九三—一〇一）金剛鈴柄上端的五股叉、蓮瓣、法輪與金剛杵等紋飾，象徵意義大致與金剛杵相同，配成絕佳的一對。當藏傳佛教修行者右手持陽

圖九　扎嘛噜　西藏作品　15世紀　盒徑17.5、高12.5公分　原存養心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右起盒蓋、鼓面、盒蓋裡白綾說明）

性的金剛杵，左手持陰性的金剛鈴作法時，象徵著慈悲與智慧超完美結合。

院藏的這對金剛鈴、杵，歷經噶瑪巴上師（約十五世紀）、達賴二世（一四七五—一五四二）、三世（一五四三—一五八八）、五世等上師使用，表面鍍金幾乎脫盡，露出黃銅色澤，十分古雅。全組裝存於描漆皮盒內，盒內以漢、滿、蒙、藏四體文字書：

布達拉廟內密藏供奉，尊聖喇嘛根敦札木素（二世）、達賴喇嘛索諾木札木素（三世）及五輩達賴喇嘛等手內常執，噶爾馬時成造之大利益鈴杵。

說明了這對金剛鈴杵的傳承，既是五世達賴持物，又藏於清宮養心殿，更顯現它的貴重不凡，無疑是五世達賴喇嘛帶進宮中的重要獻禮。

扎嘛噜手鼓（圖九）

由於裝置扎嘛噜的鞔皮盒內，也用白綾寫下一段與金剛鈴杵盒內（圖六）相同的記載，讓我們了解這也是一件五世達賴喇嘛進京時帶入宮中收藏的寶貝。

扎嘛噜，梵文讀作Damaru，藏文Da-ma-ru或rNga-chung，也音譯作達瑪茹，意爲手鼓。扎嘛噜原是印度濕婆教早期標誌，當濕婆化身爲「舞蹈之王」時，右手持物就是扎嘛噜；印度古代游商與街頭藝人也手搖這種樂器以聚集人群。扎嘛噜的構造，原是用兩個木製空心半圓組成鼓腔，鼓面綁以羊皮或它種皮革，腰際圍有與鼓面相同之皮革或金屬箍條，繫有兩個以皮革製成的圓形小鼓槌，並以織物做成執柄，柄下垂掛各種式樣之飄帶「尾纛」。扎嘛噜被藏密高僧吸納後，轉變成法器，明確規定以人骨製成：有說是用信奉婆羅門教的十五、十六歲少男與少女顱骨製成；也有說是用十六歲男童與十二歲女童顱骨製成。是否如是？待考。在藏域盛行天葬的時代裡取顱骨製鼓並不困難，男女顱骨製成的扎嘛噜，也是表達密藏中極尋常的陰與陽、慈悲與智慧結合的觀念。密宗修持者以右手鼓動扎嘛噜，發出「大樂之聲」，能召喚一切佛陀、菩薩與空行母，助其修行達到圓滿境界；密宗大師弘法時，經常同時使用天杖、扎嘛噜與嘎巴拉碗，分別代表佛祖的身、語、意；扎嘛噜發出的鼓樂，能感化信衆。（詳徵引書目1，頁一一四）

院藏這件五世達賴喇嘛帶進清宮的扎嘛噜，確實是以兩個頭蓋骨合體而成，按密藏法器製造嚴格規範，它必然是男女兩性頭蓋骨組成鼓腔，接合處有金屬腰箍，鑲嵌有綠松石；兩面皮製鼓面，因年代久遠，顯色深黝，然依稀可見褐色穿花龍紋（詳徵引書目2，頁一三八）；黃色橢圓小鼓槌與執柄爲織物，並垂掛有製作十分講究的五色幡帶尾纛：尾纛幡帶前先束以松綠石鑲嵌大寶珠，藍色幡帶上以米珠繡綴吉祥結等紋樣，尾端再綴以紅珊瑚、小珍珠、青金石及黃纛，十分華麗，均述說著這件法器出身非凡。對藏傳佛教密宗信衆而言，院藏的這件扎嘛噜既歷經噶瑪巴上師、二世、三世及五世達賴喇嘛代代相傳使用，當是法力無邊殊勝之物。

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呈進之物

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羅桑貝丹益西爲祝賀清高宗七十萬壽，於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六月十七日（藏曆）自後藏日喀則起程來京，翌年（一七八〇）十一月初二圓寂於北京西黃寺。這是距五世達賴來京一百二十多年後漢藏交流大事，時值清朝鼎盛，爲在位已四十五年、高壽七十、立下了多少文治武功的乾隆皇帝祝壽，六世班禪帶來的賀禮必然可觀。究竟有多少？據《六世班禪朝覲檔案選編》記載，班禪從奏請入京賀壽，到行抵北京，最後圓寂西黃寺，與乾隆皇帝及王公大臣間禮尚往來不斷。現今保存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有明確記錄的六世班禪獻禮共三件：

內填琺瑯嵌寶蓋罐（圖十）

裝置這件〈內填琺瑯嵌寶蓋罐〉鞔皮盒內，貼有白綾一幅，以漢、滿、蒙、藏四體文字書寫著：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二日，皇上賜班禪額爾德尼丹書克，回進嵌寶石金胎綠琺瑯蓋罐一件，內貯藏紅花。

說明這件華麗的嵌寶石蓋罐是班禪額爾德尼回贈乾隆皇帝的禮物，內裝之藏紅花歷經二百多年與輾轉播遷，已

圖十　內填琺瑯嵌寶蓋罐　西藏作品　高16.4、口徑12公分　原存養心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碎成黯色粉末。據清宮造辦處乾隆四十五年八月《活計檔．記事錄》記載：

> 八月初四日，太監鄂魯里交嵌紅綠玻璃松石墊子金纂絲廂海螺奔巴壺一件，嵌紅藍玻璃墊子金胎綠琺瑯蓋罐一件，嵌紅藍玻璃墊子金胎綠琺瑯靶碗一件，隨金胎綠琺瑯托座一件。傳旨著各配鞔皮畫金套盛裝，俟得時交中正殿，寫八月初三日班禪額爾德呢呈進四樣字說語，用白綾簽子。欽此。

說明六世班禪同時進獻物共三件：〈嵌紅綠玻璃松石墊子金纂絲廂海螺奔巴壺〉、〈嵌紅藍玻璃墊子金胎綠琺瑯蓋罐〉與〈嵌紅藍玻璃墊子金胎綠琺瑯靶碗〉。清高宗不但親自指導配盒，並交待盒內如何記錄。同年十月二十一日，造辦處爲三件文物「配得鞔黃皮套盛裝並畫得錦地花紋紙樣」呈覽，奉旨：「准照紙樣畫金花紋，欽此。」

經查院藏〈內填琺瑯嵌寶蓋罐〉確實盛裝在一隻皮製圓筒盒內，盒蓋與盒子表面淺刻有錦地紋飭並依稀可

見上有金彩。爲蓋罐配盒工作前後進行了三個多月，於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完工呈進，交養心殿西暖閣樓上。查院藏〈內填琺瑯嵌寶蓋罐〉原編呂字號，說明直到故宮博物院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清點立號時這件蓋罐仍藏養心殿。

嘎布拉念珠（圖十一、十二）

本院所藏六世班禪額爾德尼進獻的嘎布拉數珠共兩串，一件進於乾隆四十五年八月七日（圖十一），另一進於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圖十二），俱爲一百零八顆。

圖十一　嘎布拉數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08顆，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七日，六世班禪額爾德尼進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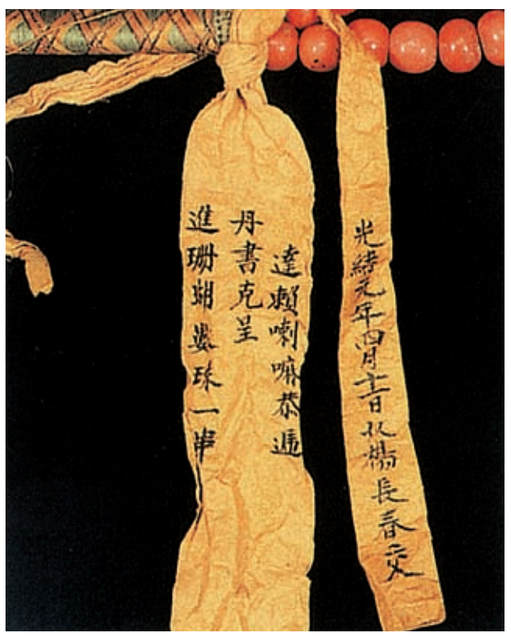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七日，是乾隆皇帝七十壽誕大慶日（八月十三日壽辰）。六世班禪行抵熱河不久，在避暑山莊依清曠殿（四知書屋）呈遞了這串一〇八顆鑲嵌華麗的〈嘎布拉數珠〉，骨珠上嵌有珊瑚、珍珠、松石、金珠等飾物，四顆顏色勻淨碩大珊瑚佛頭與佛頭塔，配掛五串記捻：其三各墜以十顆金珠及金剛杵一，一繫松石，一繫珍珠。六世班禪在皇帝七十萬壽大慶日所呈賀禮，必然是吉祥無比，殊勝之物（圖十一）。

圖十二　嘎布拉數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08顆，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在寧壽宮念經時進呈。

同年十月二十七日，班禪在紫禁城寧壽宮念經，呈進另一盤〈嘎布拉數珠〉，每顆骨珠上下各襯墊松綠石薄片，珊瑚佛頭與佛頭塔，配五掛記捻，分別墜以金珠、金剛杵、纍絲砑花飾及松石，盛放在古舊皮盒內（圖十二）。這串〈嘎布拉數珠〉及圖三〈鐵鉢〉可能是六世班禪額爾德尼進呈的最後物品，五天後（十一月初二日）他圓寂於北京西黃寺。

佛教念珠又稱爲數珠（念經咒記數之用），通常是以一百零八顆珠粒串成。一百零八對佛教信眾而言是一個非常「完滿」的數字。藏傳佛教念珠也是以一百零八顆爲常態，但配合藏密不同儀式與目的，數珠的質材與數字都有所變化。藏傳佛教研究者指出水晶、珍珠、白蓮子、白珊瑚、螺殼或象牙做成的數珠，用於懷柔儀式；菩提子、蓮子、黃金、白銀或青銅做成的念珠，用於增財或增長儀式；紅珊瑚、紅瑪瑙、紅珍珠、紅檀木、紅木等，用於增財或增長召喚、吸引和息滅儀式；鐵、鉛、人骨、獸骨念珠，用於誅滅儀式。（詳徵引書目1，頁一九七）當然，六世班禪所進呈這兩串〈嘎布拉數珠〉，已綴飾各式珠寶，又經上師使用，想是法力無邊，增福增壽神物。

華夏民族傳統禮數是「薄來厚往」，六世班禪送來了厚禮，乾隆皇帝必然加倍奉還，更何況班禪因這趟行程而圓寂北京，乾隆回賜禮物必然更爲龐大。究竟有多大？有待查考。詳查《六世班禪朝覲檔案選編》或可稍窺端倪；但這份豐厚的賞賜大到引起了戰爭，則是人件不爭的史實。當這批賜贈隨著班禪靈櫬運回班禪座寺札什倫布後，隨即引起繼承人財寶爭奪戰。弱勢的一方引外力以助，帶動了廓爾喀（尼泊爾）入侵日喀則，搶劫札什倫布寺，掀起了清廷爲捍衛藏域而戰，史稱「廓爾喀之役」。這場戰爭成就了乾隆皇帝十全武功的最後一役，也改變了清廷與西藏的關係。



圖十三　珊瑚數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15顆，光緒元年四月，十二世達賴喇嘛恭遞。

丹書克

丹書克又譯作丹舒克，藏語譯音，原是「長壽永生，久住世間」祝賀語，出現在清代文書檔冊中，成爲西藏大德高僧或貢使依時依例給清帝進獻禮物及清帝回賜禮品的特定用語。《清朝文獻通考》卷三十八〈土貢一〉載：

> 西藏前藏達賴喇嘛、後藏班禪額爾德尼分兩班，隔年輪流遣使進貢。每年於十一月到京，所貢哈達、藏佛、經卷、藏香、珊瑚、琥珀數珠、毯毯等物無定數。進貢之年於次年正月初十日以內，慶賀進丹舒克，所貢銅藏佛、佛像、經卷、銀滿達、銀輪、銀塔、銀瓶、銀七珍八寶、八吉祥、銀杵、珊瑚琥珀數珠、藏香、紅花、毯毯、藏杏、藏棗等物，亦無定數。

說明「丹書克」是泛指西藏進獻的貢禮，沒有特定內容。西藏的獻禮既稱「丹書克」，清帝的回賜之物也使用

圖十四　珊瑚數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15顆，光緒二年閏五月，十二世達賴喇嘛呈遞。

圖十五　珊瑚數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15顆，光緒六年十二月，十三世達賴喇嘛呈遞。

藏語稱「丹書克」了。根據清代檔案文書，西藏除依時輪流遣使進「丹書克」外，凡大活佛圓寂、轉世、坐床或特殊事件等，在遣使奏報同時也會進獻「丹書克」。兩岸故宮所藏西藏文物繫有西藏大德高僧、呼圖克圖等進獻簽條者，多至不勝枚舉。筆者根據《皇權與佛法》所載圖像查考，本院藏品中另有五串數珠繫有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所獻「丹書克」黃色簽條，其中三串爲珊瑚數珠及兩串蜜蠟數珠，介紹如下。

珊瑚數珠（圖十三、十四、十五）

三串珊瑚數珠，色澤勻稱，裝幀相同，具爲一一五顆，所繫黃簽均載是達賴喇嘛所獻「丹書克」，只是進獻時間不同。一在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四月十一日由楊長春所進（圖十三）。這一年三月二十日十二世達賴喇嘛成烈嘉措（一八五六—一八七五）在布達拉宮圓寂，依典制要向清帝奏報並呈遞「丹書克」。以這件一一五顆珊瑚數珠入宮時間計算，當是布達拉宮堪布喇嘛奏報十二世達賴喇嘛圓寂所進。

圖十六　蜜蠟數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08顆，光緒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呈遞。

圖十七　蜜蠟數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08顆，十二世達賴喇嘛呈遞，時間不詳。

同樣款式兩串一一五顆珊瑚數珠，所繫兩黃簽載：「光緒二年閏五月初七日，收陳進忠交珊瑚數珠一串，達賴喇嘛丹書克」（圖十四）；另一黃簽載：「光緒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收總管王得福交珊瑚數珠一串，達賴喇嘛恭請聖安」（圖十五）。前者當是以十二世達賴喇嘛成烈嘉措名

圖十八　清　乾隆　內填琺瑯嵌寶靶碗　全高18.9、口徑14.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宮作品，製作時間乾隆45-48年，碗內開圓光書「大清乾隆年製」，原藏養心殿。

義所獻，因爲進呈時他已圓寂，十三世達賴仍未尋獲；後者當是十三世達賴所獻，光緒六年十二月他已五歲，且已完成坐床大禮。

蜜蠟數珠（圖十六、十七）

一是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於光緒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依年班所獻一〇八顆蜜蠟橢圓形數珠丹書克；一是達賴喇嘛所獻蜜蠟數珠丹書克，進呈時間不詳。圖十三至圖十七共五串數珠均無佛頭與佛頭塔，極可能被造辦處拆下移作他用。（案：清宮《活計檔》中常見拆珠記錄。）

文化交流

清帝與藏域高僧間的禮尚往來，進獻與回贈帶動了文化交流是不爭的實情，透過「聖地西藏—最接近天空的寶藏」展件，充分說明漢藏交流的具體成果，不作贅言。本文最後以一件院藏大清乾隆年製的藏式靶碗，說明達賴、班禪的獻禮對清宮製作的影響。

翻閱本院出版《皇權與佛法》，圖一〇六〈內填琺瑯嵌寶蓋罐〉（本文圖十）與圖一〇七〈清乾隆內填琺瑯嵌寶靶碗〉（本文圖十八）誰看都是兩件工藝、風格相同的作品，一件著錄西藏作品，一件帶有「大清乾隆年製」款記。該書作者蔡玫芬將兩件前後併排，也是爲了讓讀者便於比對兩者間的關係。筆者撰寫本文時，因查考《活計檔》發現：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初七，造辦處將奉命爲六世班禪進獻的「嵌紅藍玻璃墊子金胎綠琺瑯靶碗」配妥「鞔皮畫金套」呈覽時，乾隆皇帝傳旨：

> 將靶碗交琺瑯處照樣配做金胎琺瑯廂嵌紅藍寶石碗蓋一件，得時在寧壽宮養性殿西佛樓上擺，其鞔皮畫金套著長高，欽此。

十一月初十二日，太監鄂魯里交小紅寶石一百四十九塊，傳旨：「著在現做琺瑯靶碗蓋上嵌安，欽此」。十二月二十七日，郎中栢永吉將「琺瑯靶碗上照樣配做得綠琺瑯廂嵌紅寶石碗蓋樣一件持進交太監常寧呈覽」，奉旨：「照樣准做，欽此」。到了四十六年正月廿九日，太監鄂魯里又傳旨催促郎中栢永吉將琺瑯處做好的琺瑯靶碗蓋呈覽；二月初二日栢永吉將「金胎琺瑯靶碗蓋」及「琺瑯靶碗」呈覽後，又奉旨在「碗裡中心做一圓光安款」；四月初一，因紅寶石不夠又向內庫申領七十六塊小紅寶石奉覽後准用。如是一直忙到九月二十八日終於將「金胎靶碗」、「靶碗托座」及「銀胎靶碗蓋」完成呈覽，乾隆皇帝又傳旨再做一分配成對，並交待琺瑯「顏色往淺嫩裡燒」。前後忙了三年，終於在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完成三分金胎及銀胎「嵌寶石琺瑯靶碗」，裝幀好鞔皮畫金套進呈，分藏養心殿、養性殿及盛京。

院藏被命名爲〈清乾隆內填琺瑯嵌寶靶碗〉共一對，即《活計檔》中記錄詳盡由乾隆皇帝親自鉅細靡遺指導製作的藏式琺瑯嵌寶靶碗，由高足碗、碗托與器蓋三件組成，器外壁敲製出浮雕花葉紋，嵌飾紅藍寶石，全器施綠色半透明琺瑯，碗裡鑄「大清乾隆年製」款，呈現了「碗裡中心做一圓光安款」旨意。

通過對乾隆皇帝如何執著於一件藏式文物的仿製，正可說明十八世紀清廷是如何努力於西藏事務。兩岸故宮及藏域大小寺院保留了如此豐富的藏傳文物與漢地製作，更說明了兩地的密切交流。

作者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徵引書目

1. [英] 羅伯特・比爾著；向紅笳譯，《藏傳佛教象徵符號與器物圖解》，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2007年4月。
2. 蔡玫芬，《皇權與佛法—藏傳佛教法器特展圖錄》，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1999年6月。
3. 李玉珉，《聖地西藏—最接近天空的寶藏》，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10年7月。
4. 王堯、陳慶英，《西藏歷史文化辭典》，北京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
5. 牙含章，《達賴喇嘛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徵引檔案

1.《乾隆朝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簡稱《活計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1985年。
2.《六世班禪朝覲檔案選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6年。
3.《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4.《清朝文獻通考》，清高宗敕撰，台北市新興書局，1963年。